

誼

貼

陽園消閒錄

(四一)

吳柳隔

龍陽才子之韻事(上)

龍陽才子易順鼎，(易湖南龍陽縣籍，故人稱之爲龍陽才子，)字實甫，其詩文錦心繡口，在前清光宣間，名噪一時。其官廣西龍安道時，兩廣總督岑春煊，令裁去綠營兵兩營，(本報近載易順鼎自傳內亦言及此事)易不贊成。岑責易，有「該道荒謬」之語。易復電云：「職道並不荒謬，荒謬別有人在。」則居以「荒謬」二字，還報岑春煊矣。岑大怒，遂劾易落職，其奏摺列易之罪過，末又稱：「古人云，名士如畫餅，可看不可食。」則並其名士之頭銜亦參之矣。易落職後，有知友問之曰，子何膽大乃爾

，敢以荒謬罵總督。易曰：我當時適讀孟子北宮黝之養勇章，以爲人不可以無勇，故岑以荒謬二字投桃，我亦以荒謬二字報李。其友笑曰：「西林擬裁兵」，而「實甫欲養勇」，(勇字雙關，綠營兵當時亦稱爲勇)安得不衝突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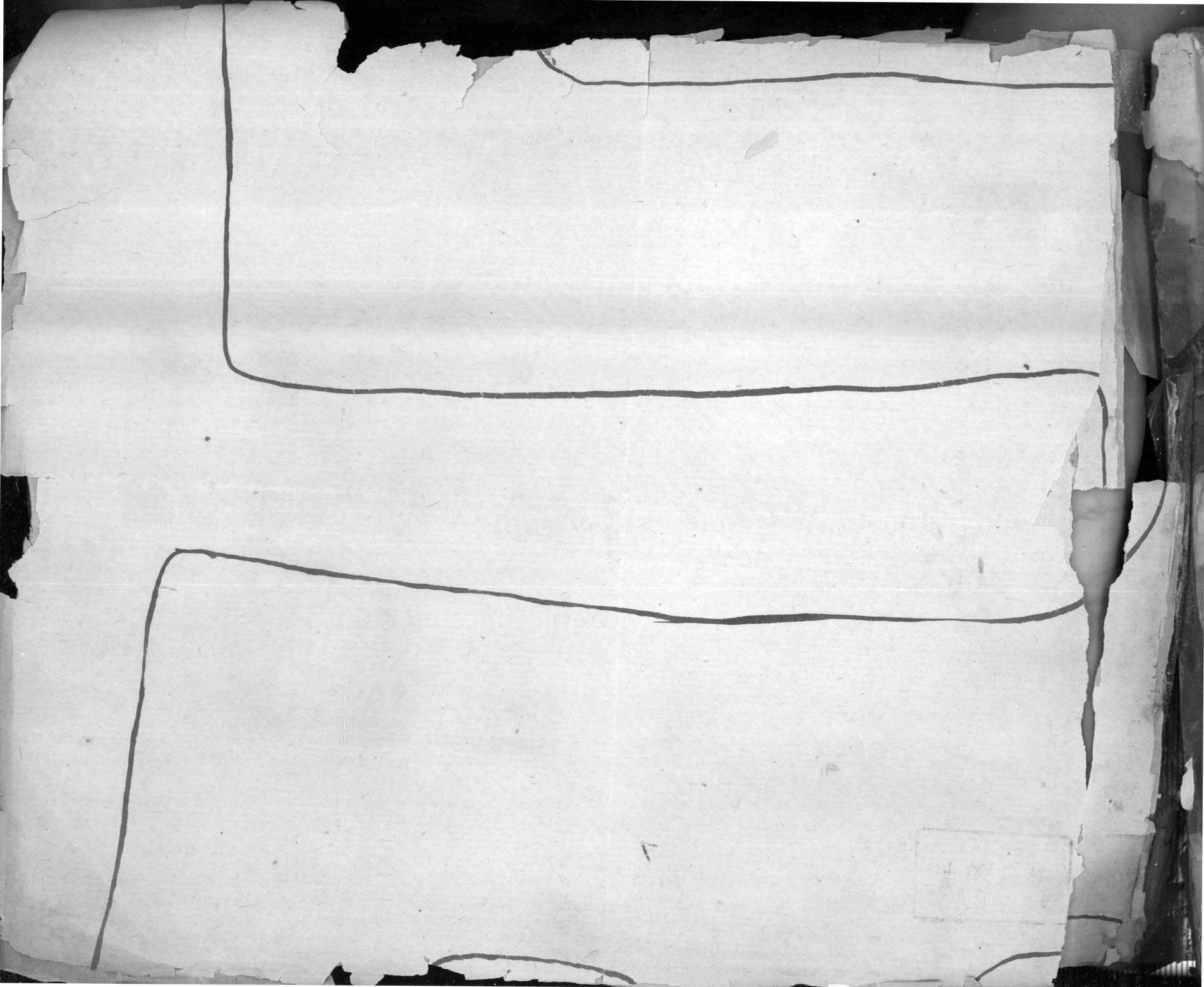
實甫去職後，離龍州廣，無官身輕，風流放蕩，常擺出其「才子」之架子，與友朋書，不以兄弟相稱，動以姊妹相稱，余嘗在友人處，見存有實甫遺札，末署「小妹易順鼎欽狂百拜」，字樣。樊樊山見易喜以女子自居，諷爲其琴夫人代擬致易一書，反稱「石甫夫人」

，兩係駢文，中有「隣風過，頓致宋玉成雌；大業色荒，竟使相如作女。迷離處子，驚喜文君。何平叔一生傳粉，竟體芳香；王阮亭絕代銷魂，五官端正。行常顧影，見即搔頭。徐娘半老，尙較漂馬柏直狗差強；妃子中年，猶與木芍藥睡海棠比俊。亂點鴛鴦之譜；合爲姊妹之花。使我情移，忘君年老。若使錦羅名實，自慚有缺點之留；轉愁顛倒陰陽，不免拘多下之憾。君化望夫之石；妾吟寄內之詩。柳枝定不隨人；桃葉翻來接我。此日倫義山之集，賊中大有佳人；他年許逸少之婚，潤上好尋丈母。江南草長，邱嫂能無情哉？陌上花開，錢妃可以歸矣。」等句。最妙者，又莫如「君無蠶室之游，勿地甘爲妾婦；我得龍陽爲友，願天速變男兒。」數語，不特用典巧合，而龍陽二字，置之此處尤妙，語雖尖刻，予實甫以一種風流

(其一)昨日花朝月尚明，寶陽一夕葬傾城，凄其菊部春無色，嗚咽桑乾淚有聲。詞客多才猶少福，玉娘短命勝長生。君看金屋陳皇后，纔過笄年帝已輕。(其二)贏得韶顏死後看，枇杷門巷紙灰寒。欲親蕩澤曾無路，纔拊冰肌已蓋棺。詭曲巧傳霓羽易，好花迴避蝶蜂難。從今花市春風信，不忍斜街看玉蘭。(其三)身長影好奈情癡，無色非空半信疑。世念未消惟念佛，自憐不暇漫憐伊。拔心草已生新蘗，連理花終戀故枝。(謂玉蘭)記否綠楊曉鶯語，相思無路莫相思。(其四)樊詩風流藉藉，故自可謂，結韻欲以警醒實甫，語尤得體，不料實甫見之，大不以爲然。謂我欲瞻依玉蘭乃以文襄相待，而樊山竟以賤玉蘭相比，擬不於倫，干犯玉人，罪過罪過云。實甫以張文襄待玉蘭，其捧玉蘭也至矣，然使文襄之靈有知，見此頑劣學生，以其師比之女伶

，必將以杖叩其脛，不知實甫亦畏文襄夏楚之威否也？實甫既不贊成樊詩之比擬，遂又作詩一首，附以小序云：「女伶金玉蘭，絕藝盛名，秉性貞孝，癸丑演劇京津間，有訛傳其槍斃者，余與諸友皆作詩哭之。今年二月，其父疾疫，禱天減壽十年以代父，父意愈，而玉蘭染疫三日死。余蹈阮生哭鄰之狂，出尼父一哀之涕，對屍慟哭，賦此詩云。」一位比花王稱武艷，(時順天時報以洪憲皇帝會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，因做其例，作一游戲文，稱政事堂奉策令，金玉蘭追封爲武艷親王云)籍

同修縣附文襄。美人短命眞爲禍，女子多才定不祥。謚擬聖賢貞與孝，還諧天地色兼香。傷心痛哭休噴我，試問何人不斷腸。玉蘭未殮時，實甫即奔其廬，堅請撫尸一哭，其家以易爲堂堂局長，再三擗駕，後見局長大人哀痛可憐，許之。實甫入，果抱尸大哭一場，至不能仰。歸而得病，醫者云，係紅疹，得諸傳染，宜善自養。實甫曰，星者算我壽止五十九，今年大數已滿，洪憲又復取銷，「帝國元年我始生」之說，又成泡影，得從玉蘭于地下，亦大佳事，余固將於一望鄉台下看牡丹，待玉蘭携手同行也。6



隅園消閒錄

吳柳隅

龍陽才子之韻事(下)

民國五年，易爲山鑄局參事，局長袁伯驤回籍省親，由甯甫代理。易代職之後，薦人之函疊至，如雪紛飛，易苦之，乃擬一答復之妙函，鉛印千數百份，有以書薦人來者，即取一份復之，雖病帶同，然一視同仁，亦可見其廓然大公。函云：「辱領華翰，恍接雙談，祇以碌碌趨公，匆匆鮮暇，致稽裁答，深用悚惶。承屬一節，本應勉爲設法，以副雅懷。惟弟捉刀不到月餘，代庖並非日久，試問此五日京兆之現象，能償否萬間廣廈之初心，乃知韓荊州盈尺地，白香山千丈裘，雖盡人皆能，非得時不可也。以下大夫暫攝上大夫，並非舊令尹已易新令尹，匪趙韓漢易，乃蕭曹隨，彼早已滿谷滿坑，不留餘地，我豈能作威作福，遽易新人，不待智者而知，當爲友朋所諒。嗟乎，韓昌黎詩曰：『偶然題作木居士』，小神本無降福之權。秦韜玉句云：『爲他人作嫁衣裳』，貧仍仍是縫窮之命。伏祈笑鑒，即請陞安。此函妙語解頤固不能應人之求，然受之者亦不能怒，實一拒絕鑽營之妙術。今之有用人權者，倘能抄此藍本，鉛印萬數千份，以答復各方之薦函，則天下太平矣。不知袞袞諸公，亦能繼武龍陽才子否也。」

崩釉者，暴也。色釉五彩皆患也。

瓷玉瓶件，模範式樣，亦都規撫漢銅，不獨片然也。余所見白玉器皿，多與西清古鑑所繪之摹仿器形狀相侔，每件動值千數百金，不可殫述。類多純廟時物，物力良厚，西人亦頗以重價購之。余每覺玉器趣味頗少，減於古瓷，故亦略而不詳，其實周漢銅器，又皆淵源於有虞氏之陶工，由陶而銅，由銅而玉，復由玉而瓷，更迭循環，終亦合而爲一，不過精麤工拙，大有不同耳。

釉裡紅雖甚希罕，而人多知之。釉裡藍知者蓋少，此種康寧大瓶，龍身天矯，青雲繚之。

寂園志

(四) 松厂鈔

美術重畫工，古人錦玉瓷銅，四者迭互臨摹，此錦紋開光之瓶罐之所自也，踵事增華，精仿宋元絹畫人物故事，幾於筆筆有來歷，後之客貨，推波助瀾，圖繪小說演義，汜濫及於戲齣，雖曰荒唐不經，要其態度儼詭，足以發揚蹈厲，使人忘倦，蓋自朱明以來，而已然矣。

瓶底之物，證以細沙，定爲雍正朝所作，亦甚有特識矣。浮梁縣境土膏告竭，層累而降，亦屬蠱材，而不盡可憑也。此非後世亦有細沙底之謂也。有一種粉白小罐，口蟠有胭脂紅凸嘴，細沙磨底，蓋雍正小瓶之脂紅粉白，悉係偽爲，蠱亦新杯黏合，沿口薄上釉汁，比贗製也。吻希爲貴，而太不經見者，必有可疑，蓋

匪獨罐也，瓶亦有之。

近日雍正粉彩小罐，數見不鮮，脣有細項，似有蓋

而遺失，以巨德堂製四字藍款爲較多，彩色畫工，亦似

雍正時物，余以底足之沙眼甚麤，決爲贗本。

偶園消閒錄

(五一)

吳柳隅

龍陽才子之韻事(中)

民國四年，(或五年)實甫與樊樊山林樂等諸老，共五人，合照一像，(其餘二人，余一時記不清，似有陳瘦庵在內。)五人中稱最少者，亦已五十餘，故相片稱為「五老圖」，此諸老所共承認也。獨實甫不願居於老，將相片改題為「五美圖」，並自作有一「五美歌」一篇，其中滑稽語甚多，並以鄧通董賢相比擬，然則龍陽才子雖老，猶是龍陽之身分矣。

龍陽才子好女人，其自傳中已言之。易居北京時，常自命為賈寶玉，而以北京一般女伶，作大觀園諸姊妹姊妹看待。入民國後，年已五十餘矣，而猖狂如故；民初北京有女伶「金玉蘭」，實甫極好之，呼之為「好娃娃」，又名之曰「美味玉蘭片」，旋知玉蘭係張姓，籍隸南皮，則又呼之為「張南皮」。(張南皮之洞，係實甫之師。)癸丑之春，渴思一晤，語人曰：「我見玉蘭，如見先師「張文襄」，能容一見，雖三叩頭亦所不惜，初嘗託國主示意，被拒，繼以巨金賄玉蘭假父許玉田，再三哀懇，許躊躇久之，始曰：「有一計，姑試之，某日君可訪我於寓中，當設法介玉蘭相見。易大喜，如約而往。不意玉蘭一聞其名，即大怒，拂袖而入。易雖掃興，祇自恨無緣而已。未幾市

而諸傳玉蘭因黨案牽連，被官廳槍斃，易大哭，賦詩悼之，有「天原不許生尤物，世竟公然殺美人。」等語，則直公然為玉蘭訟冤，罵及政府當局矣。丙辰之歲，玉蘭染疫死，時實甫為印鑄局參事，暫代局長，羅癭公遽以電話相告，實甫聞之，驚痛倒地，悲不自勝，局員為扶上車，送回寓，旋赴玉蘭寓視殮，淚如雨下，書七律一章輓之云：「癸丑驚心至丙辰，三年噩耗竟成真。直將嘆鳳傷麟意，來弔生龍活虎人。哭汝祇應珠作淚，無郎終保玉為身。百花生日經過了，舊地豈風斷送春。」同時有好事者，亦以一聯輓玉蘭云：「景胤尤物，一扇肉屏風，問誰玉軟香溫，妬笑楊萬林，(楊前曾追隨玉蘭數年)儘教他一生消受。如此美人，二月花朝日，竟爾蘭摧蕙折，可憐易實甫，禁不住雙淚橫流。」此聯以實甫與一無聊之楊萬林配對，人方謂其汙蔑名士，不料易讀之，竟謂能寫出我護花心事，亦算知己云。易旋以詩示樊山，強索和。樊山曰：「我與玉蘭無情感，何必和，姑自作四章以止君悲可也。樊詩云：「多少流鶯哭暮春，哭尸眼淚未全貧。九原粉黛多才鬼，並世芝蘭是俊人。無復渭城三換拍，誤傳荀倩兩傷神。可憐斂玉埋黃土，猶是雲英未嫁身。」

偶園消閒錄

(八一)

吳柳隅

鵝換字與茶換字

王右軍以字換鵝，千秋傳為佳話，然鵝之味濃，不及茶之味清，後世書家，又有以字換茶者。

趙松雪喜與道德經，董玄宰嘗見過數部。趙一日游某寺，和尚烹茶享之，味極佳，松雪歸而寫道德一部贈之。並附書七絕一首云：「右軍嘗寫黃庭字，換得山陰道士鵝。今我與君書道德，一包茶葉未為多。」(松雪此部道德經余嘗見之)

江蘇惠山，山上有勝蹟，清高宗嘗游此，頗有「龍山寄暢」四字。十餘年前，康南海先生游惠山，步行至「龍山寄暢」，乏甚。適有小學教員某，携有熱水壺，見此老道貌儼然，奉茶一杯以進。既而互道姓名，知為康南海，大驚，連傾茶數杯享之，並追隨左右甚恭。康因詢記其住址。別後數日，小學教員忽持郵局送來一軸，展視之，則康南海書法，

自寫一絕云：「惠水一瓶易我書，換鵝韻事比何如？」「龍山寄暢」倚終日，記取風流品茗餘。」小學教員，得之大喜，有客至，輒出以相示，樂不可支。

不第誓不娶，竟誤了未婚妻作白頭

處女，

清初常熟選駿，少年英穎，頗自負，常謂取青紫富如拾芥。已定婚矣，然謂「誓不登科不娶妻」，不意落拓名場五十餘年而卒。其未婚妻年五十五，竟以處女終，未嘗一嘗新娘之滋味。袁子才賦詩弔之云：「五十四年蕭寺老，終身一曲雉朝飛。」

歡迎短稿禁止轉載

松坡軼事

惜紅軒主

蔡松坡先生與小鳳仙之軼史，北平人士，殆無不知者。憶松坡死後，有某遺老為鳳仙輓蔡一聯云：「九萬里南天鵬翼，直上扶搖，可憐憂患餘生，萍水相逢原一夢。十五載北地胭脂，自傷淪落，贏得英雄知己，桃花顏色也千秋。」老手斷輪，不同凡響。而松坡文字，流傳甚稀，世多不知其能詩者，曾記其凱旋登岳麓山詩云：「蒼蒼雲樹直參天。萬水千山拜眼前。寶壺中原誰是主。從容騎馬上峯巔。」一拜字之重，直千鈞萬兩，讀此詩者，莫不咋舌，咸謂倘天假以年，或不免仍趨向帝制也。6

隔園消閒錄 (七一)

吳柳隔

顧無爲演劇報仇

民國四年秋，籌安會發生，袁世凱承諸帝政，遂有大典籌備處之設立，預備於翌年元旦，登皇帝位。上海新劇家「顧無爲」，以袁氏此種行徑，必無好結果，因編演「皇帝夢」一劇，以刺之。

明手快，即編成「蔡」一劇，演蔡擁護民國率師討袁事，出演之日，戲院座皆滿，顧自飾蔡軍，慷慨誓師，數哀罪狀，所言固堂堂冠冕，然亦有微近尖刻處，觀者笑謂其借公憤以報私讎，雖曰諷刺，抑亦事實也。開演旬日後，座客漸稀，忽北京有電報至滬，稱北京各界，爲蔡松坡將軍開追悼會於中央公園，（即今之中山公園）有校書小鳳仙，白衣扶杖至，伏地痛哭。旋又電傳鳳仙有挽聯二：其一云：「不幸周郎竟短命，早知李靖是英雄。」上句以周郎擬松坡，言因得體，下句以紅

事爲袁氏左右所知，言於袁，電令淞滬鎮守使楊善德，緝顧懲辦。楊遣人誘顧出租界，捕之，投諸獄。及五年帝政失敗，袁世凱病死，顧無爲出獄，上海學界，開大會歡迎之。是年之秋，蔡松坡將軍病死，「無爲」眼

拂自，又爲自己抬高身分不少矣。其二云：「萬里南不羈翼，直上扶搖，那堪憂患餘生，萍水因緣成一夢；幾年北地胭脂，自傷零落，贏得英雄知己，桃花顏色也千秋。」（滬所傳此聯，與一報三月三十載惜紅軒主所引者，少一字，又有五字之不同，未知孰是。）滬上得此消息，於是顧無爲之「蔡歸」一劇，又復改編，加入小鳳仙一段艷史，報紙亦爲之鼓吹，附以「兒女情長英雄氣壯」等語，以助宣傳。於是戲院中又復座客皆滿，萬頭攢動，以爭看此一萬綠叢中一豔紅一矣。

小鳳仙爲松坡守節之文章

蔡松坡將軍，平素治身極謹嚴，辛亥革命軍興，松坡起爲雲南都督，以勤儉爲僚屬倡，其家庭生活費，月以五十元爲限，雲南在前清分，其財政須他省幫助。清末李經羲授雲貴總督，不肯遽起身，向度支部領款，坐索數月，得二百萬，始行，則雲南之財政何如，可以想見。及松坡起而代之，時全國紛擾，既無他省之協餉，而雲南之財政，不特足供本省之用，日數次出兵以平貴州及四川之亂，以一省之收入，而能供三省之用，斯皆蔡將軍勵精圖治公私節儉之效果也。故羣花間柳，蔡將軍本非其人，外間所傳與小鳳仙之關係，大都言過其實。惟蔡當時在袁世凱監視之下，暗探滿地，姑借豔色以弛其監視，並爲逃出北京計，藉其養晦，卅亦英雄常有之事。而小鳳仙因一時萍水之緣，遂欲藉蔡將軍以成名，既於各界開追悼會之日，親臨祭奠，爲聯哀挽，未幾復發表一爲蔡將軍守節之文章，此固好事者爲之捉刀，以播餘音，未必鳳仙果有此美德；然讀其文章，不特詞極香艷，且痛罵二三其德依草附木之徒，可爲國家扶

正綱紀，彼朝爲洪憲勸進而夕又言擁護民國者，讀此亦應汗顏無地矣。其詞如左：

昔聞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。從一而終，不分良賤；知己者死，何判雲泥。若妾者，籍隸北里，系本良家。自守冰心，久願擇人而仕；不揣荏弱，常懷愛國之心。屢遭風雨摧殘，命如紙薄；敢說韶華易渡，貌比花嬌。幸遇蔡上將，河嶽精英，人間鸞鳳。謝太傅哀哀豪竹，暫假陶情；信陵君醇酒婦人，聊供自晦。中賞於酒綠燈紅之際；援妾於污泥濁濁之中。檢韻添香，醉呼賦友；淺斟低唱，喜作紅奴。方謂英雄雄於未遇之時，不愧吾家紅拂；感仙姓張（助將軍成不世之讀，何殊韓氏翠姬。何期帝制方張，共和將覆。滿朝貴顯，無非頌德歌功；昔日老成，盡是奴顏婢膝。朝秦暮楚，絕少羣眉；陰舊迎新，都如我輩。蔡公乃段南下，竟忘兒女之私；避敵北來，驚散鴛鴦之影。雖天奪曹瞞之魄，還我自由；而人學諸葛之躬，嗟已盡瘁。妾雖羸耗驚聞，悲憤欲絕。

得遂爲同命鳥；他日含辛茹苦，自甘長作未亡人。

情郎。此書死別生離，未婦：臨風玉照，永爲畫裡容，但爭權利之利圖。現不願汗青之斧鉞；當今政抱琵琶，淚珠洗面，誓不別居。白水盟心，盡和門前珠之玉碎，敢忘亂離之同，不向秦風亂舞。既愧絲已困苦非無波，柳絮沾泥者悽悽。惟是梧桐待老，魂之有術。論天紛紜，聞或疑姓字之偶同，或訝返不幸非千秋佳話，乃竟紅顏以詩歌。使青塚長埋，惻惻。或錫以哀詞，或籠於地下。報紙喧傳，環球效藥冒於生前，先驅狐狸愛，來市虎之嫌。謂妾未錢之面。乃僅以屋烏之。常留殘潤之花，爲保格與飲鴆毒，鴛鴦見而尾止；欲離經，鴛鴦見而尾止；泣血繼：以身從。廢

總統之由來

民國成立，國家元首，名曰總統，其義何為？至今猶索解人而不可得。考清制皇帝出巡，其護軍前鋒，置總統一人或數人，以護衛鑾輿為職務，由皇帝之眼觀之，則等於馬弁而已。此外如火器營，健銳營，三旗虎槍營，圓明園八旗護軍營，亦各置總統若干人，雖其名稱不必卑賤，然係一純軍官，亦非政治上之要職也。總統之最著名者，則庚子之時，西太后派剛毅為義和團總統，彼時之剛毅，殆等於梁山泊之宋江矣。然義和團之性質，有類今之青紅幫，而剛毅之人格，又為正人君子所不耻，總統一名詞，經剛毅義和團之薰染，益覺一文不值矣。不意中華民國崛起，此類於皇帝馬弁之青紅幫者，領之總統，竟一躍而作民國之元首，奇哉總統！果何修而得此！

而強有力者，其思作王八且，亦猶之思作總統也；其稱兵作亂，以爭奪王八且之頭銜，亦猶之稱兵作亂，以爭奪總統之頭銜也。今幸九一八之後，當路在勢者，知以元首當政治之衝，不圖圖治，乃改革政制，躋主席於元首無責任之地位，以行政權寄諸行政院，以立法權寄諸立法院，以司法權寄諸法院，統率權寄諸軍事委員會，而今之林主席，亦能仰體立法之意，端拱垂裳，無為

而治，絕不與各院爭權力，此固由林公之賢，願為民國作一模範之人物，抑亦政制之改革，有以成人之美也。由是觀之，元首是否為政爭之焦點，在其權力何如，不在其名稱何如，而民國初年，乃欲以總統之名止爭，特皮相之見而已。而以前清無聊之武官，作民國元首之名號，既先標此不祥之兆，此北京政府時代，為總統者，除徐世昌外，所以皆屬武夫

，而其智識亦多與馬弁伯仲也。民國三年，王壬秋先生，作國史館館長，相傳其對於國總統，作有歇後聯云：「民猶是也，國猶是也；總而言之。統而言之。」人以其懸空無着，為酌易數字云：「國猶是也，民何以堪；總而言之，統歸於盡。」嗚呼，自十三年以後，總統之怪物，業已總而言之，統歸於盡矣！

民國成立，國家元首，名曰總統，其義何為？至今猶索解人而不可得。考清制皇帝出巡，其護軍前鋒，置總統一人或數人，以護衛鑾輿為職務，由皇帝之眼觀之，則等於馬弁而已。此外如火器營，健銳營，三旗虎槍營，圓明園八旗護軍營，亦各置總統若干人，雖其名稱不必卑賤，然係一純軍官，亦非政治上之要職也。總統之最著名者，則庚子之時，西太后派剛毅為義和團總統，彼時之剛毅，殆等於梁山泊之宋江矣。然義和團之性質，有類今之青紅幫，而剛毅之人格，又為正人君子所不耻，總統一名詞，經剛毅義和團之薰染，益覺一文不值矣。不意中華民國崛起，此類於皇帝馬弁之青紅幫者，領之總統，竟一躍而作民國之元首，奇哉總統！果何修而得此！

莊重變談諧之韻事

大賭博公司始撒手，長素先生，遂領鄉薦，旋成進士，而因大賭徒之操縱，困於場屋者，則已垂若干科矣，此爲康先生晚達之一原因。

康長素先生，初誕生時，其太伯祖雖嘗爲命名「有爲」，然社會習慣，成童後入塾或應試，恒別取新名，康先生應試之名曰祖詒，其領廣東鄉薦時，固名康祖詒，至乙未成進士，仍名康祖詒，乙未距戊戌變法僅三年，當時會試榜上，尙名祖詒

，其後感觸時事，始復改稱有爲；故在今日，全國只知其名爲康有爲，而不知其會名康祖詒，若在戊戌以前，大多數人又只知其名爲康祖詒，而不知其別有爲之名也。庚子難作，清帝及那拉后西遷，辛丑和約成立，兩宮回鑾，西太后欲表示其不再守舊，乃開經濟特科求才

，三水梁燕禧先生士詒，承疆吏之薦，入都應試，取列第一，人方爲之賀，突有某御史奏參梁，請即拿辦；摺中要語，謂燕禧「梁其姓，康其名，而廣東其地，其爲康黨也無疑。」所謂康其名，即以祖詒士詒，詒字相同也。姓各有一字之同，即可指爲罪証，觀奏檄之以「莫須有」構成岳武穆之罪，其深文周納，更覺奇想天開矣。

出其心而與古相會。發憤周乎羣籍。而開道雖晚。幾忘老至之年。斯瀏覽主傳。研究主精。何至萬語華辭。以箋疏而素說經之體。

論正義以辨惑爲基。而亦非空言心學也。禪其力以與學相求。好古發於至情。而真積既深。不主良知之說。斯安夷厄言。考証古指。庶可守以待後。爲斯文獨嚴吾國之防。故曰：所以存經也。

清代鄉會試文，最講火候，此文顧視清高，氣度深穩，火候極老到，似非十六齡之青年所能作。相傳李慈園主考，初尙懷疑，繼審知其係自作，詫爲奇才，旋以妹配之，此爲梁李聯姻之由來。李與梁既分屬師弟，又姻附薦薦，故戊戌變法，李與新黨，聯爲一氣，對於改革，多所贊助，其奏請刪改六部則例，即徇梁之請而爲之。及西太后推翻新政，六君子群戮菜市，康梁亡命海外，李亦革職遣戍新疆。溯其由來，則此篇八股文，一面爲李梁兩家作配偶結合之紅絲，一面亦爲慈園尙書與康梁作政治結合之媒介，正不得以其爲舊文章而少之也。

(一) 東方朔之善笑

漢武帝與東方朔論相術：帝曰：凡人「人中」(由鼻至口上唇正中之間痕謂之「人中」)長一寸，壽可至一百。(二語本相書之言)朔聞之大笑。帝怒曰：以臣笑君，乃大不敬。朔曰：臣非敢笑陛下，係笑彭祖，彭祖壽八百，其「人中」有八寸長，懸想其貌，安得不笑？帝爲之解頤。武帝論相術，語極穩重，並非滑稽，不料經市方朔一笑，便覺談諧百出矣。

(二) 簡雍之諷諫

蜀中旱，劉先主齋戒求雨，禁釀酒。吏搜民家，得釀具，判曰：雖未釀酒，但藏釀酒之具，必有釀酒之意，中繫獄。簡雍以爲過苛，思諫止之。一日與先主登樓，見路上男女，攜往熙來。雍曰：路上男女將行淫，應懲罰。先主曰：何所據而云

然？雍曰：彼輩雖未行淫，然身藏行淫之具，必有行淫之意。先主聞之大笑，悟其意所在，乃釋藏釀具者。夫祈雨禁釀酒，本極莊重之事，不料經簡雍一諷諫，遂覺逸趣橫生矣。

(三) 晉元帝之妙批

晉元帝生太子，賜羣臣湯餅宴。殷美上謝表曰：「慶陛下嗣統之得人，愧臣輩無功而受賜。」帝批曰：「此事豈可使卿等有功耶？」殷美兩語，詞既謙遜，對仗亦工，初視之似無語病，不料經元帝一批，便覺滑天下之大稽矣。

(四) 紀曉嵐賀新婚之妙聯

清紀曉嵐與天津牛稔文太守，係中表之親，牛爲妻婦，紀登一賀聯云：「繡閣開闢同望月，香閣靜好對彈琴。」牛覺其措詞蘊藉，調對工整，

(五) 紀曉嵐祝壽之妙聯

清大學士壽誥生日，曉嵐亦送一聯祝壽云：「賢哉相國，卓爾爲臣。」誥以其堂皇冠冕，且係頌美之詞，喜甚，懸之廳上。忽有人語之曰：彼以賢卓二字冠首，是以賢輩卓刺公也。誥爲之赧然。

(六) 估客像贊之妙語

清末有估客，以其人，復竄擾正陽，息縣一帶，架劫之事，無日無之。而馬西有，王有，蕭六少，方大身等股，又復同竄宛屬。二十五日張鈞電津稱：馬王等匪於二十四日晚十時，竄

隅園消閒錄(一)

吳柳隅

文字姻緣

新會梁任公先生，近數十年來，文名震於海內。先生自童年即雄於文，十六歲舉於鄉，中式廣東鄉試第八名，首題爲「子所雅言」四章，文字極佳，大見賞於主考官。茲因（端溪）尚書，王可莊（仁堪）殿撰，今科舉之廢久矣，八股文不合時代潮流，故此文爲飲冰室文集所不載。然先生之政治生涯，與此文頗有關係，且有一段仇儼因緣，伏於其中焉，故亦有一讀之價值也。茲先錄原文如左。

子所雅言四章

聖人揭經學之要，所以存經也，蓋詩書禮，學經之本也，子既發憤而敏求之，又以不語防其弊焉，非以存經歟。記者意謂吾編次聖言，至雅言不語之間。未嘗不廢書而數也。曰嗟乎。王道廢而邪道興，經訓微而羣言亂。孔子生於其間。論次詩書。修明禮樂。肩先覺之任。而與人未嘗隱。抱絕世之質。而下學不敢寬。訂諸經於暮年。息異喙於濁世。其功顧不偉歟。

自孔子既沒。六藝從此缺焉。周衰樂壞。其書先亡。易以下筮之故。僅存於世。萬物聚散。皆在春秋。文成數萬。其指數千。後世學者。大都棄經任傳。蓋不亡

而亡久矣。獨詩書禮專門名世之業。流傳派衍。至於今不廢。夫非子之雅言之遺澤孔長哉。雖然。吾子之教。無行不與者也。子豈不顧盡以其發憤之作。述古之篇。詔之吾黨。俾游夏師賜季路之徒。咸遵吾子之業。以顯於當世。而顧有言有不言者何哉。

蓋詩者，樂之本也。雅頌各得其所而後樂正。傳詩即傳樂也。至於假年以學易。道窮而作春秋。雖皆垂老所篤好者。然而與諸弟子言象數之幽奇。不若風雅之和易也。尊攘之隱志。不如謨誥之昭明也。善龜史巫之隱僻。又不若節文度數之詳著也。吾子之教也。蓋其慎也。且夫羣經之厄於世也。亦至矣。緯書晚出。諸子並作。索隱行怪。經義之一厄也。逮其後。焚典籍。愚黔首。爭力召亂。遺經幾灰燼焉。此又一厄也。至於刑名黃老之術。一變而爲清靜寂滅之教。以彼褒辭誕說。悍然自名曰經。而經之重厄於神異小經之說者，尤可哀已。子不語怪力亂神。然則經至今日幸存而不絕。賴有斯歟。

故論好學以治經爲本。而亦非默守一經也。

隅園消閒錄(二)

吳柳隅

康梁之師生關係及早年久困場屋之故

梁任公先生，中式舉人後二年，始師事康長素先生。其時康尙屬布衣，未領鄉薦也。科舉時代，社會之階級森嚴，以翰林進士而視舉人，蔑如也。以舉人而視秀才，亦蔑如也。梁先生以舉人之資格，降而師事布衣之康先生，此人情之所難，而梁先生心悅誠服，執弟子禮甚恭，此不能不服其能破階級之見也。康自少年即才名籍甚，不特學問淵博，即其八股文亦極佳。憶戊戌變法時，廢止八股，全國士子，皆大攻康。余嘗晤一有名八股家，渠謂八股以聖賢立言，如日月經天，不可磨滅，康某直門外漢，故敢誣譏八股耳。余即：當時制藝選本一部，內有康先生領鄉薦之八股文一篇，題爲「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」，又其成王者必世而後仁。」又其成

進士之八股文二篇，一題爲「主忠信」，又一題爲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」，主忠信篇，說理深入顯出，冰雪聰明，固不可及，其餘二篇，氣度豪邁，音韻蒼涼，且見解奇創，尤非尋常人所能夢見。某八股家讀竟，擊節稱賞，謂「此種文字，雖三方六儲周轅山管輅山復生，亦不能作，康某有此文才，而乃仇視八股，寧非自食其肉，大奇大奇！」此種論調，其見識之陋，固覺可笑；然康先生之精於制藝，固爲當時八股家所共認矣。康既學問淵博，而八股文又爲舉世所共賞，何以少年時乃久困場屋，則其中又別有原因在焉。廣東自張之洞爲兩廣總督時，創辦一種賭博，名曰開姓，即利用科學爲賭博之

中式。康字爲廣東最小之姓，應鄉試者，恐只有康素先生一人，而其學問文章之美，則爲全省所共和，故開姓賭博極多，然廣州香港之大賭博公司，欲專其利，不賭康字，遂利用金錢，從暗中搗亂，使無從中式，此長素先生所以屢試不售也。其後一般打鬧姓者，知中有情弊，不敢復賭康字，於是

具，其法賭開姓者，於考試前指定某某姓獲中，將來榜發，所指定之姓，果有人中式，則勝利，如無人中式，則失敗。而賭開姓章程，大姓人多，應試者衆，雖有人中式，於賭者之利甚薄，若在小姓，應試人少，果有人中式，於賭者之利極厚，故一般賭徒，恒樂賭小姓。然廣州香港間，有賭博大公司，集資雄厚，常謀排倒一般人，而獨享其利，於是對於小姓之應考人，恒以金錢操縱之。如以其人中式爲有利時，則或爲之代僱槍替，或爲之代向考官賄買。倘以其人不中爲有利時，則或直勸本人不應考，而以巨金贈之，不然則賄買槍替生，使於謄錄其文時，改雜以不通或黑劣之語，抑或賄買房考官，使勿爲薦卷，其他方法，尙難枚舉，皆足以使其無從

隅園消閒錄 (九) 吳柳隅

莊重變諧之韻事

道學家之風流語

王荊公道貌嚴然，幾於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然春日出游，有詩云：「却憶金明池上路，紅裙爭看綠衣郎。」此種風流語，不合其平時口吻，故歐陽永叔曰：「謹厚者亦愛爲此語耶！」永叔語，然則永叔又何如？永叔作「本論」，「擁護孔孟之道」，蘇軾謂其論事似陸贄，論大道似韓愈，則亦居然一道學家也。然永叔有詞云：「江南柳，葉小未成陰，人爲絲柳那忍折，驚憐枝嫩不勝吟，留取待春深。」十四五下走，那時相見已傾心，何況到如今。此種情話，比之王荊公詩，其風流何多讓焉。

時重見燕歸來。『柔情軟語，直欲銷魂，其放蕩風流，比之王荊公歐陽文忠，又於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矣。』

小姑肯否嫁彭郎

東坡詩，此本游戲之寓言，並非事實。然運用此典故而逸趣橫生者，余嘗一見再見矣。

清乾隆時，彭芸楣侍郎，爲江南主考，泗州毛藻，赴金陵應試畢。其友羅恕，彭所取之門下士也。索毛文讀之，斷爲必售，因戲作催妝俳語贈之，比之女子出閣，以預爲其登科賀。毛答以詩云：『月影空濛柳影疎，秦淮水漲石城隅，小姑居處無郎慣，爭似羅敷自有夫。』一面周謙讓未遑，一面對於羅恕，又擬之羅敷有夫，遺一矢以相加矣。未幾榜發，毛果獲雋。羅往賀，入門狂呼曰，今日小姑亦嫁彭郎矣。運用此典故而入妙者，當以茲事爲最。

其能巧用此典故者，又有彭玉摩。彭與太平天國戰，奪取小姑山，其側有彭郎

磯。彭喜咏一詩云：『書生笑率戰船來，江上旌旗耀日開，十萬貔貅齊奏凱，彭郎奪得小姑回。』此詩雖不及上首之佳，然其地有小姑山，彭郎磯，雪琴借以自況，用典之巧合，無逾於此。

余愛此典故，十餘年前，亦嘗一借用之。民國六七年間，余友彭□□，喜觀坤伶劉□□劇，爲作詩數首，且云因賞其藝之佳，至普思之入夢，無何劉嫁□□部局長崔□□，彭以不獲再觀其劇，爲之懊惱者累日。余戲作一絕調之云：『人面依稀入夢無，霓裳艷影認模糊，桃花今已歸崔護，未許彭郎奪小姑。』彭答曰，小姑不嫁彭郎，而歸崔護，使蘇東坡見之，必訝其豈有此理。余每讀『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，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』之詩，未嘗不痛恨今之崔護不置也。

隅園消閒錄

(一) 吳柳隅

改用陽曆不宜復稱月

民國以來，改用陽曆，月年分十二段，每段仍稱一月，在陽曆下月之名稱，可謂毫無意義。往者陰曆之稱月，實因在此期間，月之運行，繞地球一週，故以日月合朔之日為月首，初一則月全不見，十五則月必圓，有此特徵，故一年十二段，（或十三段）可稱之為十二月。（或十三月）今陽曆一年之十二段，不以日月合朔周而復始為界限，故初一不必夜不見月，十五不必月正圓，如是而復稱一為一月，未免滑稽。譬諸日之名稱，實因地球自轉一周，復見日球以前之位置，故名之曰一日，若僅歷十小時，或添至三十小時，而亦稱之為一日，則日字全失其意義矣。距今四十七年前，康南海先生，曾有文論採用陽曆，每段不能再稱月，月字之失當，不待至今始知，前輩已言之久矣。民國改曆，對此名稱，未及考慮，自屬一時之疎忽。此不獨民國為然也；距今八十餘年前，太平天國崛起，亦採用陽曆，仍稱十二段為十二月，某年有秀才某為賦一詩云：「家家鑼鼓鬧喧闐，賀帖紛紛說拜年。獨有一樁堪詫異，今朝初四月團圓。」由此詩觀之，陽曆每段稱月之失當，此秀才似有相當之認識，故欲論發見之後先，此秀才又在康南海之上矣。

禮記對老翁誨淫之語

「禮記內則」篇云：「故妾雖老，年未滿五十，必與五日之御。」此項經訓，可謂滑稽。凡人娶妾，恒在其妻色衰之後，故妾之年齡，比之自己，恒少十餘歲乃至二十餘歲，妾年將近五十，其夫必在六十餘至七十餘之間，此白髮老翁，在尋常體魄，恒須扶杖而行，乃責以對於其妾，必與五日之御，有速其死期而已矣。經云禮云，作笑林廣記讀可耳。

隅園消閒錄

(一) 吳柳隅

使人忽怒忽喜之妙語

人之喜怒，半由外界之刺激，而刺激也者，非必循一直線以進行，有時顛之倒之，使人忽由怒而喜，又忽由喜而怒者，固往往有之，此等趣事，亦足以助解頤也。

(一) 解縉題像之妙贊 有某姓兄弟數人，為其母祝壽，以其母畫像求解縉題贊。解提筆書曰，「如此婆娘不是人。」兄弟見之皆大怒，勢將用武。解急續題曰，「瑤池仙子降凡塵。」兄弟見之又大喜。解再題曰，「所生兒子皆作賊。」兄弟數人又大怒。解續書曰，「偷得蟠桃獻母親。」兄弟又大歡喜，酬謝甚厚。

(二) 馮道論靴之趣事 五代時，馮道與和太同官，太性褊急，一日與道同在中書，見道穿新靴，問曰，「公靴新買其價若干？」馮舉左足曰，「計錢五百。」太遽怒，詰僕曰，「吾靴何以買至一千？」道徐舉右足示之曰，「此亦五百。」太不覺失笑，遂不敢詰責其僕。

隅園消閒錄

(二) 吳柳隅

易經之狎褻語

易經下傳第六章云，「乾陽物也，坤陰物也，」上傳第六章又云，「夫乾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」既稱乾為陽物，又云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試問此是何種景象？既稱坤為陰物，又云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試問此又是何種景象？野蠻時代，牝牡關係之事，日習見之，視作家常便飯，輒信口而道，不以為異，易傳所云，亦一種游戲之狎褻語已耳。若謂其中有何玄妙高深之哲理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

隅園消閒錄

(五三) 吳柳隅

項羽之怪聲

中記寫項羽之神勇，其鋪張最力者，則在聲之一方面。「項羽本紀載」：「漢有善騎射者樓煩，其挑戰三合，樓煩輒射殺之。項王入怒，乃自披甲持挑戰。樓煩欲射之。項王瞋目叱之，樓煩目不敢視，手不敢發，遂走還入壁。」此種捧場筆法，繪水繪聲，誠極其妙。然試思樓煩於殺敵得勝之餘，方彎弓欲射，乃被項羽一叱，即目不敢視，手不敢發，遂走還入壁，天下果有此種不可思議之神秘活劇乎？又項羽於垓下被圍之時，漢軍已知其等於釜中游魚，早晚必為囊中物。然項羽本紀尚稱：「項王大呼馳下，漢軍皆披靡。」以包圍重重之漢軍，聞羽一呼，即披靡，此種呼聲，豈真有排山倒海之力量乎？羽既在逃亡之中矣，而其本紀又載：「赤泉侯將將項王，項王瞋目叱之，赤泉侯人與馬俱驚，辟易數里。」一叱之下，即可使人馬辟易數里，此叱聲也，豈亦有掀天揭地之神力耶？史記淮陰侯列傳亦稱：「項王暗噤叱咤，千人皆廢。」以千人之衆，而懼伏於一人之暗噤叱咤，然則戰爭之時，干戈可無需也，矢石可無需也，六韜三略可無需也，直以聲作戰足矣。近代小說，其形容勇士，動稱單身獨騎，馳騁於千軍萬馬之中，梟敵將首級，如入無人之境，豈知此種筆法，即創自史記。故司馬遷此等記事，倘神作游戲文章也，則與之至，固無妨盡量鋪張；若以為果有其事也，則一叱而千人皆廢；一叱而人馬辟易數里；一叱而重圍之

漢軍披靡；一叱而現方戰勝者，亦目不敢視，手不敢發，祝融觸崩，周山之聲，無此厲，大禹鑿通龍門之聲，無此洪大，而項羽之噪，獨驚人乃爾，不能不謂為創古未聞之怪聲。

大禹結婚三日即生子

子

書益稷稱：「一娶於禹山，辛王癸甲，呱呱而泣，予小子，惟荒度土功。」辛王癸甲四字，係以天干紀日，蓋中國自禹以前，首發明有十干，以之紀日，不以之紀年月。及夏末殷初，又發明有十二支，日本新成新曆博士，根據「殷虛書契」，「明十二支係月名，其初用以紀月；（見其所著「支那上代曆法」）然則自舜禹之間，以至夏殷之間，以干紀日，以支紀月，尚未相混也。至古代紀年，祇以數字紀之，及春秋戰國間，又用歲星紀年法，年以十二次（或名十二宮）順序名之，亦不以干支名之也。明乎干支之起源，則知益稷篇之辛王癸甲，實為以干紀日。故吳越春秋云：「取辛王，癸甲再行，十月女嬌生子啓，啓生不見父，呱呱啼泣」，即釋辛王癸甲為四日也。說文云：「一民以辛王癸甲之日嫁娶者，言民見禹辛日娶妻，至甲日生子，故以此四日為娶婦生子之吉辰。」亦釋辛王癸甲為四日也。鄭康成云：「禹登用之年，始娶于塗山氏，三宿而為帝治水，」是鄭氏亦釋辛王癸甲為四日也。廣雅釋詁云：「腹生也，言二日而娠啓，即往治水，」是釋話亦釋辛王癸甲為四日也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：「辛王癸甲者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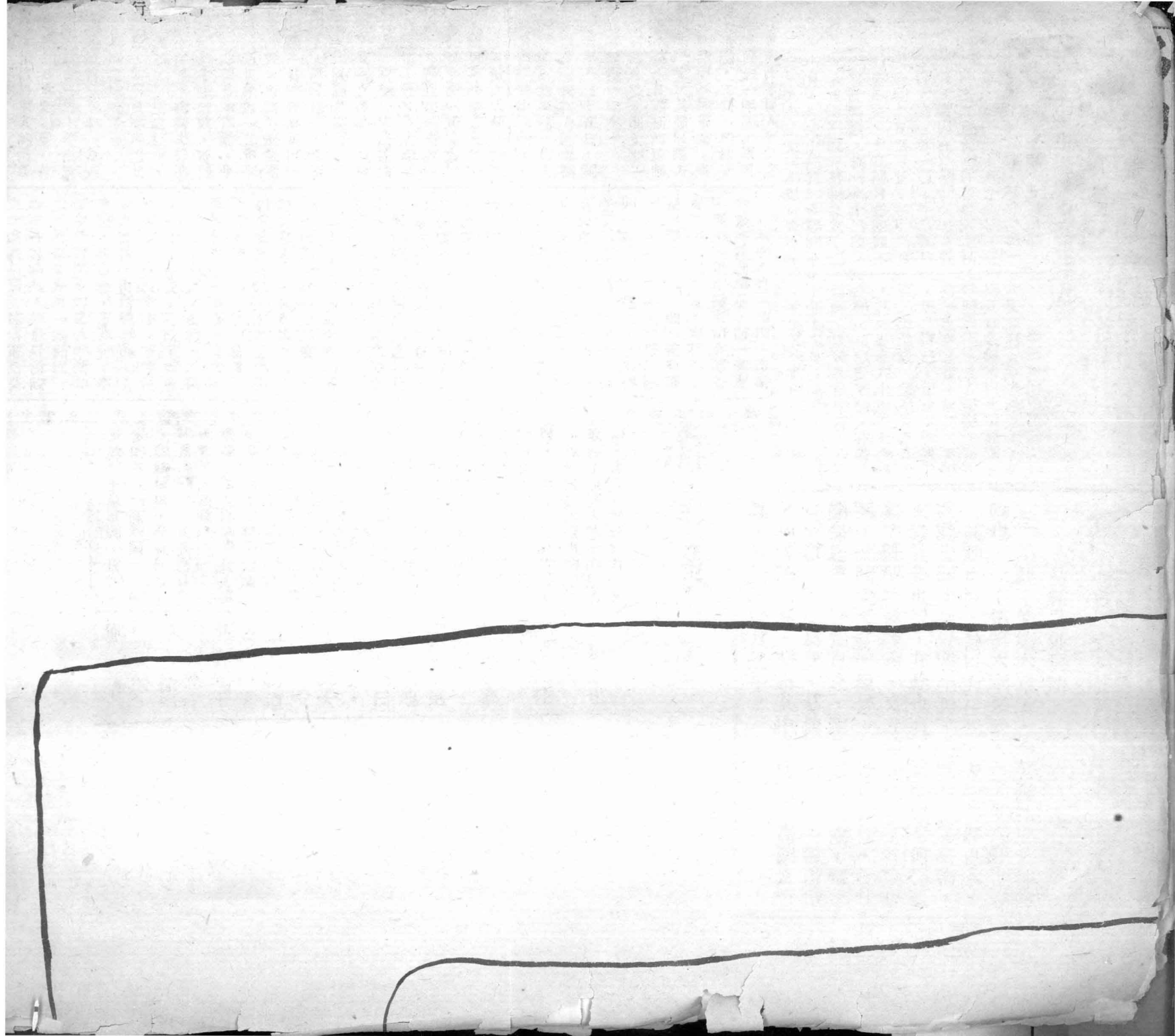
日子紀日之名，」是孫氏亦釋辛王癸甲為四日也。即偽孔傳亦稱：「禹辛日娶塗山之女，甲日往治水，啓生不入，言其勤也。」要之禹辛日結婚，越二日即往治水，八年在外，啓生不見父，呱呱而泣，禹稱予弗子者，言弗及見子之生也。經文之本

意如此，各家之解釋亦如此，不意司馬遷作史記，竟於「禹本紀」載禹曰：「予辛王娶塗山，癸甲生啓，予不子。」癸甲距辛王，只有二日，而啓即生，是謂禹結婚二日後，其妻即已生子也。其下即緊接「予不子」三字，是謂禹疑啓非其所生，故不以之為子也。塗山氏果結婚二日即生子乎？啓果非禹之所生乎？司馬子長有知，請再下一解釋。

女子唱洋歌之鼻祖——楊貴妃

現代女子，喜唱外國歌，人輒以摩登譽之。摩登名詞，譯自英文之Modern，本係「近代」之義，然女子之能唱洋歌者，非始於近代，實起於古代；其嫺熟此道者，則有大名鼎鼎之楊玉環。

玉環喜唱「霓裳羽衣曲」，此曲非華製之曲也，實係洋歌。據唐書所載，此曲本係婆羅門曲，傳自西涼，唐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之，明皇名之曰霓裳羽衣曲，楊貴妃遂以唱此曲傳名。然則女子唱洋歌，玉環實為首唱之人，先鳴之晨雞，在唐代非在近代矣。玉環不獨能歌也，並且能舞。玉環所唱之洋歌，比現代女子所唱之洋歌，固無從為之軒輊。而玉環之舞，白香山謂「風吹仙袂飄飄舉，猶似霓裳羽衣舞」，其姿勢之佳妙，無難於白詩中領略之，則比之現代女子之西洋舞，當不至三十年老娘，倒綳孩兒耳。



哭丁禱詠

(三) 實甫

告翦髮詩

三戶滅秦非項梁。五世相韓非子房。御寇嫁衛本貧士。相如仕漢由貴郎。分非與國同休戚。義非與土俱存亡。衆人待我衆人報。雖事一姓誰離奇。何爲區區數莖髮。欲翦夫翦心傍徨。薄言剪之勿猶豫。賦詩聊使知其詳。嗟我先君忤權貴。大藩三藩慳封疆。我生遭逢更坎坷。出虎入羊腸。五上春官悉封罷。六乘百機皆投荒。豈惟封疆不能到。三司日似臺強。自從皇網一解紐。新政舊政紛蠅蟻。西園寶鏡鏡煊赫。東博賄賂尤昭彰。禮義廉恥喪四維。君父夫婦廢三綱。文官愛錢武怕死。賢士無名譴高張。不賢者皆父盜跖。賢者亦復兄孔方。土崩瓦解固其所。冠裂冕毀知非常。爛羊沐猴徧天下。乳臭銅臭爭騰驤。侯王盡變爲盜賊。盜賊盡變爲侯王。彼所操術至巧妙。金錢主義爭毫芒。或用鼓吹或運動。利器遠勝驟與槍。不操戈矛取人國。不折一矢傾人國。取利祿復取名譽。朕人之饑如糲糲。爭誇革命比湯武。爭誇揖讓高虞唐。犧牲億兆人性命。爲汝數輩供醴漿。犧牲千萬世利益。爲汝數輩脩困倉。所稱志士尤可笑。改制易服懸徽章。其狀非驢而非馬。其人如羊而如狼。爲東胡奴則不屑。爲西夷奴抑何忙。又有受恩深重者。高官大爵爭輝煌。國家無事則富貴。國家有事則叛降。叛降富貴固自在。反稱黨魁據中央。此世界是何世界。狗彘盜賊衆優倡。無廉恥又無君父。無是非又無大

良。嗟我不富不貴者。爲廉所累居首陽。嗟我不叛不降者。爲節所累成鬚髮。人不負我我負人。宜多操懿與禹光。我不負人人負我。撫衷幸無慙惶。嗟我如金早躍冶。志擬天地真不祥。昔但哭母不哭國。唐衢賈誼誤比量。今將死忠笑非分。昔不死孝當罹殃。我今欲爲萬世殉。鮑焦徐衍同悲涼。恐人疑我死一姓。我死一姓何芬芳。昔非堯舜薄周孔。今侶禽獸依犬羊。聖人大盜老所歎。英雄豈子阮所傷。臣之形生而質死。臣之髮短而心長。我髮固爲個人惜。微時故劍同難忘。二百餘年祖宗物。勿翦勿伐同甘棠。五十餘年我身物。如妻如友無參商。甘遠禁令逾半載。時時護惜深掩藏。有時欲作頭陀服。有時欲改道士裝。恐人疑我忠一姓。我忠一姓誰離奇。微子言泣泣不可。嫌疑瓜李宜深防。夏王解衣入裸國。秦伯斷髮屏蠻蠻。今朝決計便翦去。地下本不見高皇。下告賓友上祖禰。余髮種種天蒼蒼。

哭丁禱詠

(四) 實甫

贈梅郎蘭芳

天遣癯仙領衆芳。藐姑射作美男裝。雲高太甲歸迎雪。林際春申去饑霜。梅郎於冬赴滬。一國輸錢看西子。萬人擊鼓樂東皇。沈香壓倒青蓮筆。喚取姜夔製樂章。

陽歷新正懷仁堂聽戲

飛灰驗候過吹葭。庭榜雲龍見漢家。二十八躡珠貫蕊。一百萬樹玉交花。宴時大雪水從管貯溫如炭。冰以牀行穩勝檣。拖牀行冰上仙曲霓裳還聽取。叫天高唱戰長沙。

哭丁禱詠

(五) 實甫

戲題勞山

勞苦從來是玉成。勞勞亭下古今情。吾儕合向勞山住。老子猶從苦縣生。大小勞山號二嶗。難將古誼考貓敖。嘗疑齊風也往還一笑匆匆甚。山不曾勞客已勞。

代理局長偶乘馬車戲賦

欲築元亭未定居。朱丹其轂果何如。非無馬也乃無樂。既有魚兮又有車。五日祇愁京兆速。一星久與少微疏。兩般風味評量過。未抵天橋去跨驢。

隅園消閒錄

(八二)

吳柳隅

孔子亦有取乎裸體運動之人物

歐戰之後，忽發生裸體運動，說者謂係創自德國，然歐風東漸，吸其流者，又有香港。香港之裸體運動，往歲已嘗公然結隊遊行，（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六日在香港遊行）譽之者比之「日光浴」，謂其極合衛生，毀之者則謂其破壞我東方數千年來相承之禮教；豈知為禮教中心人物之孔子，在二千餘年前，已大有取乎裸體運動之人物，今日戲引故事，為講裸體運動者，給予一護符。

說苑修文篇載，「孔子見子桑伯子，伯子不衣冠而處。弟子曰，『夫子何為見此人乎？』曰，其質美而無文，吾欲說而文之，」孔子謂其質美，美果安在，以余之淺學，殊莫測其高深。無已，姑以摩登語解釋之，孔子倘亦有取其曲線美耶？一字之褒，榮於華衰，裸體運動諸君，果欲抵抗舊社會之壓逼乎？則祀子桑伯子為元祖可也；請孔老夫子為保鑣亦可也。

隅園消閒錄

(一三)

吳柳隅

女招待之鼻祖——卓文君

相如與文君，賣酒臨邛，漢書載，「相如身自著犢鼻褌，令文君當爐。」當爐之文君，一面可稱之為女掌櫃，一面亦可稱之為女招待，以當爐之時，不免與顧客寒暄也。漢之犢鼻褌，係極短之袴，長不蔽膝，其在當時，著犢鼻褌而不被裙者，本係工人之服，然在今日，則為摩登女子所喜穿，使相如文君而生於今日，為其酒店營業計，令相如脫下犢鼻褌，改由文君穿之，則當爐之時，必顧客盈門，利市百倍矣。

隅園消閒錄

(九二)

吳柳隅

異哉堯以二女婚姻作為試驗

人才之武器

堯典稱堯在位七十載，以年老，求可繼位者，咨於四岳。岳薦舜。堯曰，「我其試哉？女子時，觀厥刑於二女，釐降二女於媯汭，嬪于虞。」堯聞岳之薦舜，以素未蒙面，而曰「我其試哉」，自屬慎重用人之意。然欲試驗人才，其術亦多矣，試之以辦事之勤惰可也；試之以應變之手腕亦可也。試之以文字之理論可也；試之以口頭之問答亦可也。乃不此之務，竟以二女作政治試驗品，使此「側陋」的窮光蛋，介於兩大之間，事齊乎？事楚乎？閨房之內，左右為難，此豈試驗人才之道耶！使試驗之結果，舜非人才，豈將召回二女，使其中途大歸耶？否則將何以處二女也！此種考試法，未免蹂躪人道，以兒女之「終身大事」為兒戲矣。

隅園消閒錄

(四三)

吳柳隅

微子有五隻手

今人塑佛像，有六手者，有十八手者，有一百手者，說者謂其屬於一種理想，若人類則無是也。豈知多手之人，自古有之，謂余不信，試觀司馬遷所記五手之微子。

或曰，此謠言耳，人類安得有是。客曰，謠言不謬言，余不任責，請問之作此滑稽文學之司馬遷。

廉頗之胃有四斗大

史記述人之生理，又有一近於離奇者，據廉頗傳所載，頗至老年，尚能「一飯斗米，肉十斤。」嘗詢諸膳夫，謂一斗之米，可煮成三斗餘之飯，至十斤之肉，煮熟後之分量，亦比生時增加，故一斗之米，十斤之肉，煮熟後殆將近四斗，然則廉頗之胃，當有四斗之容量矣，如此巨胃，寧非宇宙間之一怪人！

司馬子長先生乎，如此記事，下筆時豈不加以思索，敢問。

光黃雜詩

南田

繡谷陽臺歲往還。舊游長記好花天。如今冷落淮南雨。紅杏枝頭也自妍。見杏花憶

陽臺之游

荒塚誰留冷夕陽。李園舊事亦荒唐。三千珠履終何用。蔓草章華一味涼。春申君墓

作下

水邊沙際足徘徊。十里雲臺迤邐來。正是淮南好天氣。桃花纔放菜花開。大廟灣頭落日斜。紅雲十里爛蒸霞。何須更訪桃源路。兩岸猶存萬樹花。雲臺山桃花

花雨首

東欄惆悵玉風神。一樹梨花送却春。畢竟有情還不寐。掃眉終讓澹妝人。梨花

雪兒風格玉無瑕。小字茶蘼亦未差。又是一年花事了。釀於杯酒冷於茶。白醪

歇亭寥落對斜暉。漸覺餘寒酒力微。一片南風迴紫雪。小園無賴棟花飛。歇亭棟花

哭丁禱詠

(六) 實甫

賈郎曲爲賈璧雲作

廣陵一片繁華土。不甫生男重生女。碧玉何妨出小家。黃金大半銷歌舞。昔年我亦踏香塵。十里紅樓遍訪春。依然廿四橋頭路。不見三千殿脚人。蒼葭地媼真奇慧。別產瓊花收開氣。幻出秦青楊白華。開成魏紫姚黃卉。問姓紅樓舊世家。問名雲上玉無瑕。二分占盡司馬月。一抹生成定子霞。暫年便證明僮果。未向茵飄先瀾墮。小史真如日在東。詩人欲賦風懷左。吹臺登罷又明湖。俊好人人說子都。嶺南月明看控鶴。高唐風氣爲蘇駒。京國從來盛游衍。櫻桃萬樹櫻桃館。百戲魚龍錦檻開。五陵鸞燕等入滿。賈郎初到未知名。一曲登場萬衆驚。妃子能空六宮色。念奴解作九天聲。一時觀者皆傾倒。萬口同聲聽叫好。壓倒豐臺芍藥花。休言晉國靈芝

國貨開篇

張夢飛

今歲欣逢國貨年。國人愛國最爲先。華洋雜處春申地。商埠繁華孰並肩。每到明燈纔上候。街頭熱鬧接連牽。人們多喜外洋貨。弄得來國弱民貧實可憐。多少漏卮難計算。令人浩歎如熬煎。所以是國人提倡中華貨。國貨市場設立偏。頻將文字去宣傳。最可恨一般人喜用東洋貨。冤仇不記便宜貪。他們是賺我金錢造槍砲。惡人心毒似砒般。望我同胞速警醒。切勿要如痴如醉似睡眠。倘得決心來抵制。臥薪嘗膽學勾踐。包管那倭奴一命赴黃泉。商業競爭今時代。任何花樣貴新鮮。應曉得經濟頻年侵略我。勝比武功幾萬千。從今後切勿用外洋貨。免得漏卮向外捐。勸君莫作口頭禪。

張君夢飛。善編彈詞。近在大中華無線電台播送時事開篇。新穎精警。備受社會歡迎。

哭丁禱詠

(七) 實甫

那家花園觀劇

楊白花謠太不經。南華讀過解櫻寧。孝能幹盡忠完髮。太息伶官有寧馨。

楊小樓演八大錘連環套諸劇。小樓月樓子。月樓有漁色名。小樓獨謹飭。且好道。能讀子書。革命後作道士髻。至今髮尙完也。嘗與余論莊子。余問櫻寧作何解。對甚詳。

明燈如月照華鬢。擁出芙蓉七寶冠。欲寫騷人魂斷句。光風轉蕙汎崇蘭。

王蕙芳梅蘭芳演虹霓關雁門關諸劇。赤帝如何逢白帝。地名妖譏比彭亡。天童昔日同遊客。莫演傷心北地王。

何貝勒演連營寨。即白帝城也。前數年貝勒曾與余同遊天童。

漢節持來氣凜然。柔鄉豈意不冰天。當時若使無胡婦。蘇武爭經十九年。

王瑞卿鳳卿演蘇武牧羊劇。又名塞北奇緣。鳳卿所編新劇也。

言人

不

肯浪費生物的人。必不肯浪費自己的生命。

少數成功的人。乃由多數失敗的人所造成。

無論是甚麼事業。人生總要做一種事業。無論是甚麼主義。人生總要奉一種主意。

「世界上只有不可做的事。決無不能做的事。」這是硬化的人生觀。能夠體驗最深痛苦的人。必定是非常的人。

人生的價值。在能發現未經別人發現過的事物。

「母體中來！歧路上走！墳墓裏去！」這就是人生的三部曲吧？（閻重樓）